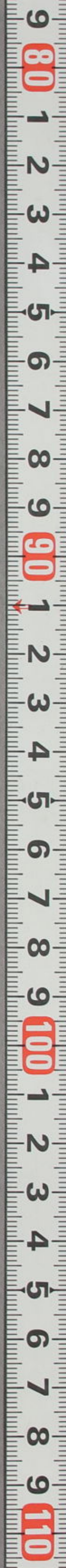


歷代君臣要略

二

9
3314
2



9
314
2

歷代君臣要略卷之二

君類第二

去五味均平箴

不著五味均平箴

劉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勝之後漢末琅琊諸葛亮
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
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
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
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
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



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今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於水也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名統德為公後子為鳳雛德操徽字也為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

論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德所有與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邪

○問孔明出處朱子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尹遂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斲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

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入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

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哉

○劉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烏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

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替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承璋之所擅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獻帝建安十五年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也格正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

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
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勉而為之
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曰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
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
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主操常戒之曰為將
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
智計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丘瓊山曰為將之道不過乎智勇二者而已勇

以決其行智以運其用蓋當夫受命決戰之時無
敵於前無君於後奮發而剛彊固是勇也然而必
有怯弱之時焉則是智而已矣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
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真西山曰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
漢世之失焉

○吳王孫權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
者權曰孤與子瑜瑾字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
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表

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當相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胡梅磻曰：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

○吳左大司馬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然寢疾增篤，吳王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病消息，王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王為之哀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

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泰始二年秋八月謁陵。詔以衰絰從行。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

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四年春三月太后王氏殂。武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按漢文短喪。後之人主能行三年者。晉武魏文周武宋孝宗數君而已。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

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矣。

○八年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言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帝嘗不豫。及瘳。群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太康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按武帝受劉毅之譏。即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之比也。

○元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宋文帝元嘉六年。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

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二王皆文帝弟帝與

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

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

荷左傳其父析薪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疑

也積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

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

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關羽張飛任偏同弊關

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急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禮君子行已舉事

而不恤軍人二人任性偏頗皆不善終

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

汝不可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

一月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

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

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爵

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

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

不宜令過菹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

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

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

也

○胡梅磻曰詳觀宋文帝此書則江左之治補元

嘉良有以也

○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木銅綵糜損無窮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道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禁擅鑄像造寺者

○二十二年帝餞衡陽主義季於武帳岡餞義季往鎮南兗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此訓也堅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襁褓迭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足繫卓賜民上非善誨也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基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祿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適而已閭閻

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太武帝克滑臺。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部大水。民多餓死。劉潔言於帝曰。郡國之民。雖不從征討。而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帝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太平真君五年秋八月。帝敗于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欲還

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

大。今蠕蠕方強。蠕蠕即柔然國也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

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

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他日

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

以運之。觀下載弼表。蓋發民車也。詔使已去。帝謂左右曰。筆公必

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

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

三倍。言夕夕之所收。較于朝之所收。得失三。乞賜矜緩。

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

○孝文帝延興四年夏六月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門房者誅其一門房誅者誅其一房時河北大族如崔如李子孫分派各自為房太上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大刑謂或囚繫積年群臣頗以為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圜圜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

悔而矜愍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太和十一年秋九月詔罷起部無益之作起部掌工起部百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民欲造者任之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鈐與鈞同其外府衣物繒布絲纈也祭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孤寡貧癯皆有差後又出官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尹遂昌曰。拓跋氏自有中原以來。胡俗未改。至是帝賢明。故其政事施設。皆有可觀。如班祿均田。作辟雍。定樂章。詔賑貸。出宮人。罷末作等事。皆南朝之所無者。豈以其出於夷狄之故。而遂掩其美哉。

○十九年夏四月。帝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尹遂昌曰。帝於是乎可謂知所尊尚矣。聖人與天地合德。時有升降。道無汙隆。豈必有求於人主。

哉。人主尊師重道。所以表示天下。使皆知所師法。此固風化之本。是時異端方熾。時君惟知篤意浮屠。崇尚黃老。而帝乃獨知有吾道。是烏可以拓跋氏待之。如魯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帝於是乎可謂知所尊尚者矣。

○帝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侍郎

郭祚請復修之。帝曰。魏明帝已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又善屬文。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言寄以布衣雅素相與之意如李冲。李彪。高問。王肅之。徒皆以

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帝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得有罪

○周武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楹栱柱斗

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陳性有果決能斷太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統一統此其志也

○司馬公曰周武帝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武帝勝而愈儉

○尹遂昌曰晉武自平吳之後夜宴後庭極意聲色遂至成疾以殞其身今帝自將滅一大國其功百倍晉武然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又省後宮妃嬪之數其善於保勝如此豈可與驕矜自滿之君同日語哉

○隋文帝時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勅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異典必臻觀閣斯積帝從之詔購求遺書於

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帝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楊子曰童孺子雕蟲篆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問里童昏貴遊總中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

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弃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詔以謬所奏頒示四方

○丁南湖曰李士恢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一言公卿薨亡子孫不得嫁賣其妾婢二言魏晉以來文體輕浮三言當官者好矜伐是皆崇古道挽澆俗蓋篡竊之朝未嘗無賢

士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泯也

○度史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当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從之開皇五年夏五月初置義倉

○胡致堂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当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方能自達

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命
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
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採荒之政。本末具舉，民
之饑也，庶有瘳乎。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
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官
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帝不許。是歲，鬼王訶復懼，誅
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帝曰：
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
之，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

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
各爲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旣欲歸朕，唯教鬼王爲臣
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鬼王乃止。

○尹遂昌曰：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納。此一
節爲得體。觀其告諭吐谷渾之語，可謂義理明白。
詞旨忠厚，真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
非哉。

○唐高祖即位，始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
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
易，而未知隋失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

情凡入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百戲散樂齊周隋所以亡國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克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上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范華陽曰天下之勢如入一身必氣血周流無

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是以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上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虚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君臣要冊 卷二
○丘瓊山曰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武德元年冬十一月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三尺者以三尺法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

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丁南湖曰唐初仕宦多隋舊臣節義蓋無足觀惟素立筮仕武德初出無玷直諫守法而蒙清要之擢厥後撫夷治郡隨在著勳而唐史錄為循吏高祖納諫用賢如此可謂創業令主矣

○七年春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上詣國子監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尹遂昌曰高祖當開創之初首能行是禮其視

隋人廢黜學校者不同矣

○太宗即位詔以宮女衆多幽闕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唐始分典籍爲四類曰經

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

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真西山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

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于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

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

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

所無也

○胡梅磻曰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

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

學生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

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

○上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

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

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上又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為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具在書內古人云不學面牆蒞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

○又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嘗謂侍臣曰梁武帝談苦空言所談者惟若行空寂也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真西山曰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

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奸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矣。其亦可憾也夫。

○又謂裴叔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

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范華陽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且我以其

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直。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無自入矣。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矣。

○范華陽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自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

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

○又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兼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之好尚。本之人主，人主以儉約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

以過奢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效。唐太宗監秦人之敝，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貞觀之治。樽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宰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鉅。人主其可不察哉！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主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

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問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

○上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群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

○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又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范華陽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

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致堂曰工人之意借弓爲喻以規之也猶曰
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
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
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
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
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
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上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主多順旨而不逆甘

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
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
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
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弊進言之路上曰
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丘瓊山曰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
疑似輒加怪責況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
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爲百世帝王之法矣厥
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見
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

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
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謂其臣曰
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
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
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
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于觀感而
興起效法也哉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
奏事必假以辭色冀開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
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

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
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公
輩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丘瓊山曰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
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
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今觀太宗

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以得盡言而無懼蓋有合于賈山之說其視後世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嚴威以臨之者蓋霄壤矣

○貞觀二年春三月關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尹遂昌曰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去夏嘗詔山東賑卹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

○秋九月上曰比見群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上合歡如腰鼓兩巢相連而中細其形如腰鼓然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又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
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
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內外五品已上
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又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
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
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按太宗禁奴告主者實得周
襄所謂君臣無獄之意矣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
才授任比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
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關僕射

○范華陽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
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
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
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
如是乎又高頴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存
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又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
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
聞共鯀驩堯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

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丘瓊山曰：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為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虛受為治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霹靂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

○又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言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大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

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賞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不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勞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大得其道。故也。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

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斛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下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斛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

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首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范華陽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効如此其速也。

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胡致堂曰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
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三
二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
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
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
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
有見於飢渴者易爲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
者故其効止於斛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
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
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一喜也治安則驕侈易
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
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
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
朕之甲兵也

○又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
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舌
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
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

危耳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又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禍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真西山曰秦漢以後號為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

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為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主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穿閨門之內既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剪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

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真西山曰。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上幸洛陽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

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范華陽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

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初也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

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范華陽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十四年春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衛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范華陽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眩曜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

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為先然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

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主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不善多矣。願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隨。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方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

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玄宗開元初，以姚元之為相。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

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溺入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姬實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

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姬豈宜實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鸚鵡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倪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上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他獻杜暉曰餽生曰牽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

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入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汚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

○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尹遂昌曰蘇軾有言操網罟以赴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即

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採擇女子之言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脩明皇蓋得之矣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凝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十一年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

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真西山曰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主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

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妣太真之蠱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官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圍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于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

也

○德宗即位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祥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惟州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狃鬪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胡致堂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

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德宗始初清明。其
行事無愧於先主。是可法也。

○憲宗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
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此非陛下
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
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
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
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
其言而止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丘瓊山曰。李絳此言。非但以破儉人之謀。亦使

其君知諫臣之難也。如此。憲宗聞其言。即知諫之

為益。此其所以為唐令主。後世稱治者。必宗之歟。

○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尊德。
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
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上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胡致堂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
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面論。蓋
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

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憲宗上有文皇
從諫之效近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
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宣慰使鄭敬等賑
卹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

賜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

酒遊山而已元和初潘孟陽除鹽鐵運副使詔傳驛
視江淮財賦并察諸路治否孟陽所至

會賓客留
連娼樂

○閏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欲令
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

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
上悉從之制下而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
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尹遂昌曰元和之初政事清明故南方旱飢隨
即遣使賑卹至是又以蠲租事則勤恤民隱之意
為何如哉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
對學士李絳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理治也唐避高
宗諱改治為理開納直言
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殿

麟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

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遠須令出院欲出居易

翰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雖

少思少思猶言欠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

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

如初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

諫不如且止

○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

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

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

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

聞所不聞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

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入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

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

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白將問之

義方惶愧而出明白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

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

後相識情於何有唐人謂同榜進士為且陛下不以

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

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弄才是乃便

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宜為樂李絳

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猶言不治軍家給人足

賈誼猶以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

制者河南北五十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謂

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又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

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

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治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

必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

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

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

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

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

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

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

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胡致堂曰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

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

○是歲五月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設爲法以招撫流亡之民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文宗性儉素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開成元年李孝本二女配右軍右沒右軍右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為陛下神策軍不通聲色屢出宮

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為之又召李孝本女入

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

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常

謙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

進德臣不勝其喜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髮亂孤露孤露音過小兒

齒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

世孫也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

此衣已三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莫得。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乃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綱之孫。鄭綱為相于元和之初。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奉職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

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盟手而讀之嘗欲幸
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爲之止魏謩爲相每議事正言
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

○大中十三年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上曰建州
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
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老泉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
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
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
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

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擗鼓叫號而
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
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
跖爲之郡守構杙殘良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朝
而聚罵者雖百千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
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
幸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據
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
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行數千里費
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

常多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丘瓊山曰王者於天下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然皆在吾一視之仁之中豈因其內外遠近而為之輕重哉宣宗謂此階前即萬里也然則萬里之外即此階前從可知已蘇老泉之言切中遠方官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之上誠於選任守宰之際必慎重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陞辭之時親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為必加寬郵其守宰有克舉其職者輒不次擢用之視諸內地

之吏反加優焉夫然則人人樂仕其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賈父來晚之謠而無尹來殺我之怨矣

○上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五代唐明宗即位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中外母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諸侯四節貢奉母得斂百姓四節謂元旦不量省耗且冬至端

午降 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胡致堂曰。此數條者。聖主當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

○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

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之。

○真西山曰。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徃徃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為耕桑之本。迨爾浴於湯。未登於

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下歲之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長興二年秋九月勅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潞王時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主馬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恣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

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先生謂高季興嗣主謂從誨。今嗣主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周太祖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

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百姓。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丘瓊山曰。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可與周祖此詔並傳後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

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
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乃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
物毋得入宮

○胡致堂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主受
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位
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
有過人者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
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廣順二年夏六月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
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

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
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世宗即位始詔群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太
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
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
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顯德二年夏五月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
勅額者勅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
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
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
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鈎徧

鈎其膚凡鈎皆掛小燈圈燈蓋貯油而燈之俚俗謂之燈肉身燈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上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由圖賜諸道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真西山曰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

苦刻木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上勅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減之餘做之

○淮南饑上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其必償也

○胡致堂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

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

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入之政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發姦擿伏發謂動發之也姦宄也擿挑也伏隱也謂為姦而隱匿者必為之擿發也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權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

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

○司馬公曰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留兵以及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斥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歷代君臣要畧卷之二畢

